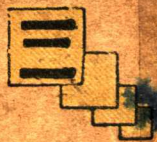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女鐸小說集



女鐸月刊社編

女鐸小說集第三卷

廣學會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

女鐸小說集 第三輯

每冊國幣三角

(郵費另加)

編輯者 女鐸月刊社

出版者兼

廣學會  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
昆明發行所

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

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

▲版權所有▼

SHORT STORIES FOR YOUNG PEOPLE

Volume III

By

Woman's Messenger Staff

Price: 30 Cents

Postage Extra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
128 Museum Road

SHANGHAI

1939

Kunming Depot: 78 Pei Men Kai, Kunming, Yunnan

# 女鐸小說集 第三輯

## 目 錄

- (一) 一陣狂風……………一
- (二) 鵝……………一六
- (三) 一場返老還童夢……………二七
- (四) 奇妙的大門……………四二
- (五) 長姊……………六五
- (六) 魔鬼與麵包……………八〇
- (七) 情天補恨……………八六
- (八) 小媽媽……………九六
- (九) 到底幾時你領我去拜訪你的父母？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(十) 聖母像前·····	一一七
(十一) 上帝知其實惟須等待·····	一四〇
(十二) 他的需要比我的大·····	一五四
(十三) 我怎麼送我的老父到养老院去·····	一七〇
(十四) 聖誕禮物·····	一八〇—一八七

# 女鐸小說集

第三輯

## (一) 一陣狂風

艾太太看見唐煦拎着手提箱急急忙忙地從後門口走到廚房裏，艾太太素來與唐煦是很友善的，因此知道她發脾氣時的樣兒，她覺得唐煦一發怒就到她廚房裏來訴怨，比一般長舌婦到各家去搬弄是非好得多。唐煦這時的樣兒着實氣憤得很。

『所以我老實告訴他，』唐煦對艾太太說，『他得從我和他母親中選擇一個；不是要我就要他母親，可是他對我說，』唐煦，請你不要胡說，』所以我就掉轉身走了。』

『那麼大概金銘照舊上辦公室去了吧？』

『對哪，』唐煦點了點頭。她這時正站在艾太太的廚房中間，手提箱放在地上。

『我深願他今天晚上回家的時候難過，我就是爲這原故走。』

艾太太歎了一口氣。

「你到底爲什麼反對他母親來住幾天呢？多半作妻子的總得有時要招待婆婆和其他婆家的人的，你曉得麼？」

唐煦點了點頭。

「我曉得，不過我如今是忍無可忍纔這樣做。金銘近來常發怒！似乎是一碰就會着火的脾氣，他自己也知道性情躁急。那天他發怒之後就覺着對不住我，因此應許這週末同我出去遊玩。我們訂規好了乘火車到蘇州去。你看那不是很好玩！等我今天早晨提醒他到蘇州去玩的事，他說，「玩！我看你一天到晚就想到好玩。」我問他有沒有想到嫁給一個窮鬼，整天的洗衣，燒飯，從來沒有出外面去玩——」

「我敢保他會跳起來的！」艾太太打斷她的話頭。「你要知道金銘雖是和善的人，但他很驕傲的呢。唐煦，你那話豈不是使他難堪嗎？」

唐煦又擺了一擺頭。

「也許我的話說得太重，不過我要金銘知道那怕是一條蟲你去惹牠，牠也會反抗的。如果他先問我：「好不好我們請母親來住幾天？」那麼我倒不會有氣，可是他急

躁地從飯桌上站起來，一壁披上大衣，一壁說：「喂，我已叫母親來住幾天」——你看——」

艾太太不知所云的靜了一會。

「取消了你們遊玩的計劃當然是討厭，不過我不懂——」

「你如果知道金銘的母親，你就會懂得了。」

「我很認識她。」

「不過，你不會同她同住過。上次我們請她來玩幾天，她竟住了四個月。先是跌斷了手臂，大概你還記得那回事；以後她女兒病了，她不能回去。我老實對你說，那四個月的經驗已使我骨骸，」唐照說到這兒，提起手提箱，似乎是立刻要走的神氣，可是突然又伸直了腰說：「我們結婚纔七個月，其中祇有一個月是我們二人在一塊兒的期間。」

「但你家的客人除你婆婆外也就有你自己的母親，不是嗎？」

「話是不錯；不過我母親很容易招待。她有她的短處，但她很知足快樂。她絲毫不



像金銘的母親，整天祇關心她自己的身體，疑神疑鬼地，迷信得要命。」

艾太太笑了一笑。

「金太太是老年人。難道老年人的迷信使你也多心嗎？」

唐煦聳一聳肩頭。

「平常我倒不大放在心上。但現在——總使我討厭。我聽到一點聲音就嚇得跳，以為不是鬼怪就是狐狸精作祟，」她低下頭，臉色紅暈起來。

艾太太像是深能體會她苦衷地點了點頭。

「哦，你原來已有孕了？」

唐煦點了點頭，臉色更緋紅起來。

「你告訴了金銘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不是應該對他說嗎？」

「近來我常常想對他說，可是他也變得暴躁易怒，今天早晨我是再也忍無可忍了。如

果他要我回家，他得來請我。」

『那麼他知道你走嗎？』

唐煦搖了搖頭。

『他把門「砰」地一關之後，我立刻就拿了幾件東西放進這——唐煦拾起手提箱——就出來了。』

『那麼如果有人問我你到那裏去了，我就說你回娘家去了嗎？』

唐煦猶豫了一會，隨即走到門口。

『你愛怎麼說怎麼說好了；與我是沒關係的，』她握了握艾太太的手。『不過，你不要爲我着急。我本來是自食其力的女子，所以用不着人來贍養我。』

『那麼金銘呢？』

唐煦又聳了聳肩頭。

『他有他的方法，再會吧，老朋友。我要去趁十點半鐘的火車呢。如果我不回來的話，我會寫信給你的。』

要不是爲唐煦末了的這句話，艾太太也許會勸唐煦不要走。她的怒氣已平靜了不少。唐煦雖是意志堅決，卻是很講理的，也能看明白對方的立場。不過艾太太心中暗自想到藉此讓她去嘗點苦頭，得點教訓，因此便對唐煦說，『你不用記掛金銘。我會替你照顧他的。』

唐煦趕上了十點半的火車到蘇州。這時她胸中的怒氣已減了不少。她已有不忍丟開金銘的意念，她越想越難受，想到她丈夫晚上回到家裏，火也沒有，飯也沒有，是多麼淒涼！她咬緊牙關決不願再作『不忍』的奴隸。艾太太已應許照應金銘——。

他突然妒嫉起來，可是她遏住了自己的情緒。金銘決不是見了寡婦就生情的人。她深信金銘心坎中祇能愛一個人，他雖是得過且過，雖是近來常發怒，可是他愛她的心同結婚那天是一樣的深誠的。

雖是這樣，車到了蘇州時。唐煦心中仍舊是不自在。爲了不願顯露她紊亂的心境起見，她把衣箱先存在站長室中，叫了一部黃包車到她從前在那裏作過事的大飯店裏去。那家飯店的經理孟先生，當然見了她是會快慰的。孟先生本是一位有爲的青年，性情談

諧。先是唐煦告訴他訂婚的事時，他竟搖搖頭地說要送她一把掃帚：『平靜日可以用來掃地，有風波時可用掃帚柄。』她聽到那句話還笑了一笑，心坎中卻不大悅意地會問道：『你爲什麼想我日後會用掃帚柄呢？』而孟先生的回答是：『小姐，凡認識你的人，都知道你的，海洋決不會永是平靜的，隔了一兩天總會有風浪的。如果你的未婚夫是知道怎樣平風波的人——並且是會觀察氣象的——』

哼，隨孟先生怎樣的取笑，總不能改她的天性。她是決意不把這事給他知道的。當然她不能在那店裏無定期的作下去，不過她總還能作兩三個月，別人不致於看出她身體上的變化，等過了二，三個月也許局勢另是一樣了。

她推開那家飯店的大門，直向孟先生的辦公室裏去。辦公室裏的一位女職員是唐煦不認識的。這可把唐煦嚇了一跳。原來孟先生已到外埠去了，如今的經理是孟先生的兄弟。

這位孟先生很有禮貌。他很和氣地告訴唐煦說如今店裏用不着添聘職員，因爲這飯店已改組了，裏面曾裁了不少職員。唐煦剛要轉身走出來的時候，孟先生突然想起什麼

事的說。

『哦，我們有一家分店設在觀前街。我似乎是聽見昨天晚上那裏的一個女職員謝女士遇到了什麼意外。如果你是曾在我們這店裏作過事的，也許他們肯讓你作謝女士的替工。』

因此唐煦尋到了女職員的位職。一星期後謝女士竟因傷重去世——由於黃包車和汽車互衝所受的傷——唐煦便由替工而爲長工了。

.....

唐煦在店裏作工照舊是抑鬱寡歡。她戀慕她那小屋子，小廚房，以及在那兒所享的安樂。她因種種原因不願去拜訪舊友，同時與其他的同事也不能情投意合，爲的是她的興趣已與他們異樣。

不久，局勢更複雜。她因爲作事專心，竟弄得店中非有她不可。她以會辦事出名，經理更換了幾位，唐煦卻沒有被裁撤。店中的賬席安小姐因結婚辭退了位職，店中經理竟請唐煦担任，並允加她的薪俸。

唐煦這時是進退維谷。如果經理先生知道她不能長期服務，決不會聘請她的。目前經理如果知道她頂多在二個月之後便要離職，準是要惱恨的。根據這種情形，唐煦不敢接受安小姐的位置，那未免太對不起經理先生，同時對她自己也沒甚麼好處。

因此唐煦祇暗地裏示意於經理先生。當她心緒紛亂地跑回櫃台時竟迎面遇到金銘。唐煦一時不知自己的眼睛是否昏花，覺着要昏暈似的。她定了定神，她彎下腰似乎拾什麼東西似的，好使血液到頭部。等她伸直腰時，金銘幾乎立在她面前，雖是不向着她看，她聽他說要看安小姐。他手裏拎着一只提箱，好像各處旅行的人所拎的衣箱一樣。

這是什麼意思？金銘到這兒來作什麼？他的樣式雖未改，卻少許與前不同。他的面色比前蒼白，神色很憔悴。她看他跑進安小姐辦事處，打開提箱，拿出許多玩具，低聲數說每件玩具的優點。

唐煦的心房跳個不休。她恨不能跑進去大聲的喊，「金銘！金銘！」可是她的腦海也在不定地思索，希奇他爲什麼離開上海，丟下職業跑到蘇州。隨即進來一位顧客，唐煦不得不去招呼，因此金銘走出店門時她幾乎失了與他談話的機會。

但她說話的聲音準是比平日響亮。金銘走出店堂時聽到了她的聲音，停住了脚步。可是不一會兒他又凶狠狠地掉轉頭。唐煦看見他便笑了一笑——一心想藉這一看可以使金銘看出她胸襟中的千頭萬緒的念頭。

金銘止了步，把手提箱放在櫃台上。唐煦胡亂把那顧客的東西包紮好，找了錢。那顧客還沒轉身，唐煦已急忙跑到她丈夫面前，要看他到底是想什麼。

『金銘，我很喜歡看見你。』

『你在這兒幹什麼？』金銘冷酷的聲氣說。

『我從家裏到這兒來的。這是我從前作事的那家店的支店。你來作什麼呢？金銘你爲什麼丟下公事到這兒來？』

她見他表示很驚奇的神氣。

『你應當知道。你不就是爲那原故離開我的嗎？』

唐煦覺得背上好似澆了一盆冷水的寒慄起來。她應當知道？他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唐煦一時想不出該說什麼。她的心房似乎掛着一塊鐵一般的沉重。她搖了搖頭。

金銘抬起他的手提箱。

「那麼，」他冷冷淡淡地說，「我恭喜你獨立。我對你不起因為我沒本領。」說了這話他不理會唐煦心地是怎樣的難受，竟戴上帽子，拎了提箱走出了店。

唐煦這時覺着前途的一切都慘淡起來。她頭昏腦漲的走到櫃台裏面。她的一位女同事和顏悅色地問她說，「你那男朋友是誰？他這麼漂亮在外面流蕩是不大妥當的呢。」但唐煦雖聽見了她的話，卻沒有回答她。她這話的確很對。金銘的確長得太漂亮，到處會有人愛他。他不但生得好，也許別的人已看出金銘的優點，很想嫁給他呢。他可以說是個奇人——在件件事上都很勇敢，性情也和善，還有——還有——

而她竟因一時的怒氣把他拋到九霄雲外！她竟因一時的冒昧鬧出這一大場風波。

唐煦機械式地把那天的事作完畢。第二天便是星期六。唐煦連午飯也不吃便乘車到上海。兩小時後她又到艾太太的廚房裏了。

「你現在怎麼哪？」

唐煦把尋到職業的事都告訴艾太太，祇不提金銘，過了幾分鐘才問她關於金銘的



事。

『金銘嗎？嘿，我好久沒看見過他。那工廠倒閉了——就是你走的那天早晨。我想你總聽到那事吧？』

『我什麼都沒聽見。那麼，金銘不是失業嗎？』

『那我就不知道。我聽說廠裏的人早就知道那廠要倒閉了。有人說金銘到他母親那裏去了，因為他母親有一位老朋友是某銀行的總理肯替他謀事。他自從去了就沒回來過。』

唐煦回到蘇州。她真把事情弄得糟糕極了！爲什麼選一個金銘最需要她的時候逃走呢？

不久，她辭了事，回到寓所裏，整天的織小兒的絨衣，爲那沒出世的嬰兒準備着。她已與醫院接洽妥當，以後的事她目前不願多深思遠慮。

她對醫院的人說她丈夫出門行商去了；並且不能寫信給他，因為他的行業是無定所的。以後孩子生下來了，她竟終日地擁抱着他。